

蜘蛛 = 著

好望角系列小说
HAOWANGJIAO XILIE XIAOSHUO



备忘录



分裂的个体经验在大时代背景下提炼成
了一个生活的原则，那就是执著于“七十年
代”式的信仰和思考……

沈阳出版社

蛛 = 著



好望角系列小说

HAOWANGJIAO XILIE XIAOSHUO



备忘录



分裂的个体经验在大时代背景下提炼成
了一个生活的原则，那是执著于“七十年
代”式的信仰和思考……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备忘录/蜘蛛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2.12
ISBN 7-5441-2054-6

I. 备… II. 蜘… III. 小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5011 号

沈阳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110011)

东北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17 千字 印张: 6.5

印数: 1-10100 册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潘晓翊 英子

责任校对: 陶 莉

封面设计: 杨 群

版式设计: 晓 君

责任监印: 姚德军

定价: 16.00 元

(如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厂家联系调换)



献给七十年代出生的人

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蜘蛛写了一部叫《备忘录》的书，记录自己走过的短暂的人生历程，以此献给七十年代出生的人。

这两年“七十年代”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之一。记得有段时间在网络上有人把“七十年代”总结为“断裂的一代”，我没有考究过“断裂的一代”的说法是否科学，我甚至认为借助“XX 年代”来定义一代人的苦乐和迷思是个误读。读完《备忘录》以后，我开始在内心深处构筑起一个关于这个年代的轮廓，并且逐渐清晰起来。

不论《备忘录》是否带有自传性质或半自传性质，读过之后我都不会把它单纯地当作一本小说，我愿意把它定位为展示生活原则的行为艺术，生活的准则在《备忘录》里并没有被提高，平凡的生活经历很自然地流露出作者的朴实的生活态度。



在这里生活的体验被视觉捕捉，影像缓缓地流动，流速在静谧中得到了平衡。没有触目惊心的斗争，没有缠绵悱恻的对白，更没有支离破碎的精神问答，我却深深地被其打动。我站在一个年代考究另一个年代，面对时代，应该选择用眺望的姿态去解读它，换言之就是第三人视野；然而在阅读的过程中我自觉地扮演了文本中第一人的身份，我发现每个人的生活有这么多超越时空的相似之处，包容在文本里而隐藏在生活层面以外的信息使我身临其境般地进入那个年代。

《备忘录》在马尔克斯式的独白中开场，那是个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年代，一个城镇，一个胡同，一棵树都隐喻了蜘蛛和伙伴们儿时的生活。在那个年代里，蜘蛛和伙伴们穿着布鞋和补丁裤，在永不厌倦的游戏和并不过分的恶作剧中度过他们的童年，他们的父辈在为温饱奔波。在蜘蛛的记忆中柏灵家被偷吃的那只鸡成了邻里矛盾的导火索，从中折射出凄凉的景象，“饿”仿佛成为那个时代最富代表性的集体意识。当然小蜘蛛才没有精力理会那么多，他还要跟柏灵，梁柱，冯立他们玩水枪，跳皮筋，掏鸟窝。玩是孩子的天性，通过玩，孩子们忘记了饿肚子的难受，通过玩，孩子们建立了最纯朴的友谊。这就是本世纪中国 70 年代后半期，蜘蛛和他那个年代的人度过的童年生活。

物质的缺乏使他们无奈，而物质日益丰富的年代却给他们带来了虚拟化的生活方式，那个年代展现在我们面前



的景象依旧乏黄，哪怕它一直都在前进着，蜘蛛和他的伙伴们不能真切地感受到来自物质方面的细微变化，只知道人们不再为吃穿浪费一天的精力。于是少年方刚的蜘蛛有充裕的时间去读古龙，狄更斯和大仲马；去听《护花使者》和《一生何求》；去欣赏《射雕英雄传》，去玩《街头霸王》和《雪山兄弟》。更有时间用逃课，抽烟，喝酒，打架的行为方式来考量一种叫“江湖义气”的东西，迷茫的少年时代没有丧失理想，站在街头的时候却感到的是茫然。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对“性”都持同样的态度——朦胧和好奇，惶恐和不安。蜘蛛和伙伴们都相继迎来了生理上的许多第一次，第一次爱上别人，第一次梦遗，第一次初潮……每个第一次都伴随着他们的成长。

这就是本世纪中国 80 年代，蜘蛛度过的惶恐不安的少年时代。

蜘蛛和他们那代人曾经有过理想：“我要当外交官，我要当科学家，我要当老师……”恐怕对于这一代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所谓的理想早已被现实改变。面对社会的转型，他们单一的价值观迅速地向多元价值观发展，一切来得如此迅速，他们还未来得及做出理性的思考就陷入历史的潮流中，他们在展示生活最真实一面的同时也道出了成长的困惑。梁柱抗洪抢险牺牲在长江大堤，高飞当了交警……而蜘蛛辍过学，打过工，做过生意，最后和一个叫马兰的女人结了婚，开始网络写作……



这就是本世纪中国 90 年代，蜘蛛度过的迷惑犹疑但
轨迹鲜明的青年时代。

《备忘录》还是一本用记忆片断刻录成的精神笔记，
厚重的历史主题隐含在作者轻盈的笔触中，透过文中蜘蛛
的眼睛我们可以最大限度的在记忆中修复那个年代的景象。
文本中我读到了作者写作立场在现实格局和传统文化
价值之间的聚合与疏离，知道了这一代人的特性是由许多
尚未定型的外部环境因素所决定的，明白了这一代人为何
执着地去追忆属于时代共同体的影像、声音与文字。当文
本中折射的影像片断向记忆深处渗透时，每个时代的人都
能在其中找到共鸣。分裂的个体经验在大时代背景下提炼
成了一个生活的原则，那就是执着于“七十年代”式的信
仰和思考，因为这是一份难能可贵的时代气质。

蜘蛛是个很有勇气的作者，他有勇气写出《男妓》，
《手淫犯》，《残疾人宣言》和《黑社会》这样关注底层民
众生活的深刻作品，他也有勇气用《备忘录》记录下自己
真实的声音和一个时代的背景。

为 佳





BEI WANG LU



好望角
系列小说

第一章

我看见一个胡同，原先有一棵树，后来没有了，天空显得空荡荡的。傍晚，父亲赶着毛驴车回来了。他铁青着脸，让我去割草。

我们这个县城几乎每家都养过家禽牲畜。柏灵家喂了五只鸡，梁柱家喂了三只兔子，冯立家喂了两只猪，我家喂的是一头驴。

我和梁柱一起去割草，离家不远就有个池塘。我们拿着镰刀和麻袋，走过豆地和玉米地。池塘边的草绿油油的，驴和兔子都爱吃。割吧，累了就歇歇，梁柱弯腰放了个屁，回头对我一笑。

我和他的友谊比天还高，比海还深！



两个小孩开始割草。蝴蝶在飞，蚂蚱在跳，有些草是有名字的，苦苦菜，凄凄芽，狼毒，葛叶。它们不是好草，不该长在地里，它们也是无辜的，长在池塘边又被我们割了去。我们还踩扁了野花，野花把香味留在鞋子上。

那是一双布鞋。

你穿过布鞋没有？穿过补丁裤子没有？

两个小孩脏兮兮的，鼻涕耷拉老长，其中一个小孩穿着补丁裤子，我很想踢他一脚，他就是我，过去的我。

梁柱家的兔子怀孕了，所以他割了很多草，他很孝顺，和我一样听父亲的话。天黑了，我们就背着麻袋回家了。

炊烟在胡同里弥漫，那天我家吃的是黄面窝头和咸菜。

我家的驴不会怀孕，它是头叫驴，也就是说雄性。我那时搞不清动物的性别，什么都不懂，问急了我就哭就尿裤子。

那头驴拴在我的窗外，父亲用木头和塑料布搭了个棚子，棚子常常漏雨，那滴滴答答的声音在我的童年回响。

我的窗外曾经有一头驴。

我给它割草，它帮父亲干活。它生下来就是奴隶，不老实就挨鞭子。可怜它到死都没有和别的驴干过，那个无





用的玩意耷拉着，有时勃起，硬得难受。

如果它和马交配，生个孩子就叫骡子。

生是什么意思，我常常问母亲，我是从哪儿来的？

母亲在灯下纳鞋底，我趴在桌子上捧着小脸。灯是煤油灯，所谓的桌子就是柜子。母亲用针尖在额角上划一下，她有她的心事。我又问一遍，母亲说，你啊，萝卜地里捡的。

第二天，我去打酱油，在胡同里遇见柏灵，她正蹲在墙根拉屎。我说，灵子，我是萝卜地里捡的，你呢？

灵子哭丧着脸，我是屙出来的。

我说，哦，知道了。

原来每个人都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个世界。我从萝卜地里来，柏灵是屙出来的。我奶奶说生前的事是上辈子的事，我上辈子又是什么呢？柏灵后来说我是一只刺猬，她也是一只刺猬，我们生活在一个草垛里，不能拥抱，否则会扎着对方，那感觉既幸福又痛苦。

我得去打酱油了。

你打过酱油没有？打过醋没有？

打完酱油，还剩下五分钱，我买了五块水果糖，母亲揍了我一顿。

在胡同里，我噙着泪花将剩下的两块糖给了柏灵，我



说吃吧，吃吧。柏灵咯吱咯吱一阵猛嚼，傻呼呼地冲我一笑，真甜，还有吗？

我俩的爱情从那两块糖开始。

那是一个雨后的黄昏。

胡同里的水洼映着蓝天映着白云，冯立举着大扫帚，眼睛盯着飞来飞去的蜻蜓，嘴里还念念有词：高，高，老鸱叼，矮，矮，没人逮。蜻蜓也许听懂了他的话，渐渐地飞低了。冯立大喝一声，我和柏灵跑过去问拍住了没有。他小心翼翼从扫帚下捏出一只扑腾着翅膀的蜻蜓，还是个大烟包子。

大烟包子是一种碧绿色的蜻蜓，传说中的蜻蜓之王，如果把它放在蚊帐里，蚊子就不敢飞进去。

然而冯立把蜻蜓之王的尾巴掐断了，还把一根火柴插进它的肚子，放飞后，冯立对着天空说，给老天爷报信去吧。

在我的记忆中，冯立的口袋里老是装着一盒火柴，他用树枝挑着点燃的废泡沫，蚂蚁在墙角打仗他就过去捣乱，那液体扑扑地落在地上，落到战场上，直到墙角尸横遍野。

冯立听不见蚂蚁的尖叫，蚂蚁是否感到上帝的存在。

我们用尿和泥，做炮楼。在胡同里滚铁环，挑冰糕棍，玩弹球，玩烟盒叠成的四角，我们没有别的玩具。



冯立还非常地馋，他烧麻雀，烤蚂蚱，吃完后像是黑嘴鼬子。上初中时，他偷偷买了只烧鸡，躲在厕所里吃，一只烧鸡没吃完，他妹妹来了，他赶紧将剩下的半只扔房顶上去了。

冯立扛着大扫帚回家了，临走前得意洋洋地说，今天我吃鸡。柏灵咬着手指不说话，我也仿佛闻到炖鸡的浓郁的香味。

我家吃鸡，这在七十年代是多么值得自豪的一句话。

我家吃的却是葱，放了点盐，放了点酱油，调了满满的一碗。父亲蹲着，板凳也不坐，他咬一口黄面窝头，夹一筷子葱，吃得非常香。

五香，多吃菜，父亲对母亲说。

母亲叹了口气，却将筷子放下了。

奶奶便冷冷地说，小建他爷爷可是饿死的啊，这年头能吃饱就不错啦！

母亲冲出门外，扶着门框吐了几口酸水。

她怀孕了。

五香怀孕了。

怀孕的人不想吃葱。后来，父亲问母亲怀老二时想吃什么。母亲悠悠地说，那时啊，就想吃橘子，酸酸的橘子。

那时我想吃鸡。

从此以后，当我剥橘子，当我吃鸡，当我一个人站在



院里发呆，当我回忆往事，我都感到心里不好受。

天渐渐黑了，有人拖着长腔在胡同里骂，骂着骂着就到了我家门口。谁偷俺家的鸡啦！谁偷俺家的芦花大公鸡啦——你不说俺也知道！你生了孩子没腚眼。

母亲正在厨房刷碗，侧着耳朵听到生了孩子没腚眼这句话，就扔下碗，一溜小跑冲出去。她强压火气说，灵子她娘，谁偷鸡，你骂谁呢？

柏灵她妈叉着腰说，谁偷谁答应，你嫌饭，怀孩子，我看就是你偷的。

胡同里围了很多看热闹的人。柏灵靠在一棵树后不说话，我扬着脸看着她，心里充满怨恨。

压抑不住的怒火使母亲一蹦老高，谁偷你家鸡了，你个熊样！

你家和邻居吵过架没有？骂过人没有？

柏灵家有五只鸡，被人偷走一只，还剩下四只。

我没上学就先学会了算术。偷鸡确实可恨，那时家家户户都穷，只有过年时才能吃到肉。

在一处墙角下，冯立拨拉着一个屎壳郎说，是不是下双黄蛋的那只老母鸡？

梁柱说，不是，是大公鸡，让黄鼠狼拉走了吧，灵子家的鸡在树上睡。





我对柏灵说，我家没偷。

柏灵说，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柏灵垂着眼睛，我就知道，你给过我糖，你妈还给过我饼干，你和你妈都是好人。

从小母亲就教育我和弟弟不能偷东西，偷东西是最没出息的。可是她常常去附近的工地上装一车沙子，捡两根钢筋，有一次竟然背回来一袋水泥。我说，妈，怎么拿别人的东西。母亲笑了笑，没人管，反正是公家的东西。

柏灵她妈在房顶上拍着大腿又骂了两天，房顶上晒着地瓜干，麻雀吓得不敢飞过来。她开始怀疑是冯立家偷的，因为冯立他妈也怀孕了。第四天，柏灵她妈感到非常沮丧，自认倒霉不再骂了，下梯子的时候，她看见冯立在院子里烧鸡毛。

好啊，你这小熊孩子，可逮着你了。柏灵她妈喊道。

冯立吓得关紧大门，任凭柏灵她妈在门外大声叫骂。冯立他妈阴沉着脸从屋里走出来，小立，不是让你把鸡毛偷偷扔了吗，谁让你烧的？冯立他妈狠狠拧了冯立一下，然后开门笑着说，小立这孩子，刚才烧了个鸡毛掸子。

柏灵她妈像一头公牛似地撞进冯立他妈怀里。

赔我家鸡。



冤枉，冤枉好人。

和你拼了。

两个人厮打起来，互相揪头发，抓脸。冯立抱住柏灵她妈的大腿哭着说，婶，别打我妈，别打，是我偷的，不是我妈偷的。

柏灵也哭起来，她看见她妈的头发凌乱，脸上被抓出了血道子，就哇哇哭着跑过去在冯立胳膊上狠狠咬了一口。

许多年后，我们在一个酒吧里回忆童年。冯立挽起袖子对柏灵说，灵子，看，这可是你咬的。柏灵感到诧异，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梁柱醉醺醺地指着冯立对柏灵说，他偷了你家的鸡，芦花大公鸡。

柏灵咯咯地笑了。

我也笑了。





第二章

我们喜欢爬树，树上便有了四个灵魂，鸟儿也有一个巢穴，一个窝。后来我把窝捅了，把点燃的鞭炮拴在鸟身上，无限深情地说，飞吧，你自由了。

你爬过树没有？捅过鸟窝没有？

小时候，我看见树就要爬上去。

有一天，母亲挺着大肚子从树下走过，买的土豆撒了一地，柏灵她妈正在家门口端着碗吃饭，便随手帮母亲把土豆捡了起来。她们说了几句话，柏灵她妈摸了摸母亲的肚子，两个人哈哈笑了，一场争吵结束了。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冯立家的厨房着了火，很多邻居没有穿鞋就跑来帮忙，很快将火扑灭。



冯立他妈流着泪说不出话来。

柏灵她妈说，失火这么大的事，一个胡同里的邻居，再不过来帮忙，还是个人吗？以前的事就算了，远亲不如近邻，一只鸡算个啥。

我弟弟出生那天，父亲用毛驴车拉着母亲从县医院回家，刚走到胡同口就听见哭声，梁柱正站在他家门口抬着头嗷嗷地哭。我过去问梁柱怎么了，这是咋啦？梁柱说，我爸喝了敌敌畏。

我对梁叔没什么印象。他是个教师，文革时受过迫害，在县里召开批斗大会时，他用鞋底抽自己耳光，打的比红卫兵还狠。我父亲现在也只得记得他那张肿得像茄子似的脸。

平反之后，他就一直想死，觉得活着没意思，整天闷闷不乐。

有一天下午，阳光和煦地照着，梁叔吊在了院里的小枣树上。

当时我吓呆了，柏灵尿了裤子，冯立抓着头发说不出话。那棵树，那个人，让我们有生以来对死亡第一次感到恐惧。

梁柱跑过去抱着他爸哇哇大哭，我们也跑过去帮他往下拽，树枝断了，梁叔掉在地上。我们看到梁叔的舌头慢